

2004

梧
江
市



藤縣文史資料



第 9 輯

藤县文史资料

第九辑

藤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主 编：何亦华

本刊顾问：韦振林

责任编辑：霍煜梧

封面题字：霍羽翼

封面摄影：黄树杰

藤县文史资料

第九辑

广西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520001号

出版单位：藤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承印单位：藤县印刷厂

目 录

藤县武工队活动忆记·····	韦振林 霍穆升	(1)
孟塘土匪暴乱事件·····	黄杖德	(6)
土匪在同心制造的流血事件·····	黄杖德	(18)
土匪攻打埌南乡政府始末·····	黄杖德	(26)
六伏岭上怒潮涌·····	梁伟俊	(34)
藤县陆路交通发展史·····	黄汉超	(42)
《石化龙事略》的一些补遗·····	黎开模	(50)
罗锦泰传略·····	石树芳 胡本淮	(52)
黄显图事略·····	邱德盈	(55)
略谈藤县教师的经济待遇·····	石树芳	(59)
藤县黄金生产话今昔·····	曾宪松	(70)
藤县传统名产、特产简介(一)·····	廖盛春	(74)
蒙江的“五味香肠”及其他·····	胡维荃	(81)
藤县体育之最(三)·····	李大昌	(83)
龙母庙·····	黄汉超	(86)
更正·····	韦振林	(89)

藤县武工队活动忆记

韦振林

霍穆升

藤县解放初期，国民党策划留在广西的一部分残余武装，以大瑶山为巢，勾结附近各地反动分子组织土匪集团，进行垂死挣扎。1950年3月，大瑶山土匪窜到我大黎地区策划暴乱，5—8月又发生了土匪攻打太平镇和在旺龙乡大村杀害农会干部事件，藤南的垠南、南安、津北、同心等地的土匪也相继暴乱，气焰十分嚣张。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开展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安定社会秩序，有计划地打击土匪活动和镇压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配合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剿匪，藤县第一支武装工作队于1950年9月10日诞生了（县委10月23日才发文）。

武工队属军事组织，共有成员38名，是从县直机关、县委工作队和蒙江区、太平区、藤城区工作队及农会骨干中抽调来的。县委任命傅玉江为队长，苏炳枢为副队长，冯志祥为政治指导员，马书元为副政治指导员。县委还专门派了韦振林同志随队帮助工作。武工队设一个排，四个班，县大队抽来3名军队干部担任正、副排长，各班的正副班长分别从抽来的干部选任。武工队队部设有文书、上士（事务长）、卫生员、炊事员各一名。全队配备有轻机枪两挺、卡宾枪2支、驳壳手枪7支、步枪24支，编制归属县大队序列，由县委领导，按部队待遇过供给制生活。武工队组建后，集中在原藤中高中部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主要进行队列训练、武器性能、使用 and 擦拭训练以及立、跪、卧姿射

击和利用地形地物等军事知识和技能的训练，进行形势教育，阶级教育，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革命传统的教育，提高全体武工队员的阶级觉悟，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通过训练，为武工队深入匪占区开展对敌斗争打下良好的基础。

开赴和平

1950年10月7日，土匪攻打和平乡的消息传来，武工队中途停止了军事训练，奉命北上开赴和平剿匪。武工队取道太平到达石桥乡，以荔枝村为“根据地”，在石桥、和平一带武装发动群众。武工队的出现，给被土匪劫后心有余悸的和平以及附近的群众鼓舞很大，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被破坏了的农会和民兵组织重新恢复了活动，一些农会积极分子主动为武工队提供土匪活动的情报和当地反动分子勾结土匪的罪行。犯有勾结土匪攻打和平乡罪行的那些反动分子得知武工队的到来，纷纷离家逃跑。武工队根据群众的检举，首先捉了务伦村恶霸地主韦壮生。是他在幕后策划当了匪首的女婿黄杰生，纠合其他匪部一起攻打和平的。把韦壮生拘留起来后，对土匪震慑很大，促使被土匪掳去作人质的8位农民平安归来。被骗去参匪的群众也纷纷脱离匪巢回来。接着，武工队又在都坡村和官罗村分别发动和依靠群众，没收了反动地主邓永康和伪军官、匪首邓恭岳家的粮食和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进一步鼓舞了农民和民兵的士气。在此期间，武工队还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对一些逃跑的反动分子进行搜捕和追捕，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对地主实行退租退押，收缴他们的武器，责令其交清所欠的公粮，并以

村为单位召开地主训示会，对一些重点对象则令其到武工队部，对他们“约法三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把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压下去，群众扬眉吐气，民兵利用从地主手中缴过来的武器武装自己，主动配合武工队在各主要交通路口站岗放哨，维持地方治安。1950年12月末，一个从平南窜来的土匪侦探，扮成“神仙公”，企图探听我方情报。在和平街被民兵发现，报知武工队，把他抓了起来。不几天又捉到了另一名土匪奸细。通过审讯，他们供认有600多土匪集结在猪母冲与平南交界的山上，企图进犯和平圩。后来这股土匪因派出的侦探被抓，并发觉武工队和各村民兵群众都加强了戒备，只好悄然遁去。这两名土匪侦探和当地的其他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于1951年1月7日在和平街老虎尾被武工队当众镇压。这样一来，那些有通匪、济匪、窝匪的地主家属都被吓破了胆，交枪、交粮达到了高峰。

夜袭东平与元旦枪声

1950年11月5日晚11时，驻太平的解放军462团1营的两个连加一个排和两个便衣班，带着电台，在副营长朱福堂的率领下，来到石桥乡与武工队联系前往平南县东平剿匪，武工队派出一个班和数名民兵，由荔枝村农会主任覃积天作向导，连夜开拔，6日凌晨4时30分到达东平垌口，与匪战斗近7个小时，除打死打伤的土匪外，解放军还俘匪60名，缴获长短枪40枝，各种子弹810发和其他战利品一批。

1951年元旦，武工队在和平街召开军民联欢大会，部分武工队员化好了妆，准备会后演出文艺节目。这一天群众来了1000多人，挤满了和平街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午10时许，刚

准备开会，突然接到县委通知：蒙江大旺乡有情况，土匪在蒙太公路的木竹埭路段伏击前往蒙江慰问解放军的群众队伍，命令武工队火速前往增援。在这情况下，联欢会也开不成了。队长一声令下，全队紧急集合回队部，立即整装出发。当赶到出事地点时，土匪早已逃跑了。因有各路部队负责追剿，武工队连夜赶回驻地，时已深夜。当天队里准备欢度元旦做好的饭菜都冻了，同志们急行军累了一天，面对节日的佳肴也吃不香了。

震破敌胆

武工队除了武装发动群众外，主要是以短兵火力，轻便装备，神出鬼没的游击活动方式，利用晚上奔袭，突然包围搜捕，抓到不少土匪，并从抓到的土匪中进一步了解匪情，顺藤摸瓜，不断扩大战果。有时化妆便衣，身藏武器，四出活动，捕捉土匪。有一次，群众来报，说有土匪化妆混入和平街，恐吓一些工商户，暗地收税，其中有一石桥人，外号叫“黄獠”的土匪情报员，传说此人不但枪法准，还懂得“黄蟾法”，能在被捉拿的情况下脱索而逃。武工队对这一情报经过研究后，决定由武工队长亲自带几个队员化妆成农民，入街搜索，另部署好一个加强班在外围接应。便衣队进街后，在群众的暗中帮助下，他们在一家饮食店内发现了“黄獠”。正和一赌棍喝酒。武工队员用驳壳枪顶住他的肚脐，迅速缴了他身土的“八驳”手枪，他还没知道是怎么回事，便被擒拿了。“黄獠”的“黄蟾法”也不灵了。

武工队在太平、和平地区的活动，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在那里和群众建立起来的鱼水情是很深的。群众对武

工队的工作和战斗作风十分称赞，绘声绘色宣扬武工队的剿匪活动，使之增加了不少传奇色彩，武工队的名声也因之大振。一些土匪和地方上的反动分子，一听说武工队，心里总惧怕几分。1950年11月7日，接到情况说古龙三县顶有一股土匪，企图到古龙抢粮。武工队当天连夜出发，直奔古龙，次日凌晨赶到了三县顶一带，搜山没发现匪踪。后来从捉到的散匪口中得知，这股100多人的土匪听说武工队出动了，吓得匆忙往苍梧方向逃遁，再也不敢抢古龙的粮仓了。

（作者霍穆升为原县人大常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孟塘土匪暴乱事件

黄 杜 德

藤县解放后一段时间，海南岛尚未解放。无论是过境部队或者就地驻军，所需的粮草都得由当地政府组织并保证供应。为此，藤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县支前委员会，由赵唯理县长兼任支前委员会主任；各区成立区人民政府后也成立了区支前委员会，由区长兼任主任。一九五〇年元月，县人民政府组织了以藤县民主青年联合会会员为骨干的藤县青年工作团，成员有48人，赵唯理兼任团长，亲自带队到藤北去征粮支前。工作团团部设在太平镇，全体成员先在太平镇及附近村庄开展征粮宣传工作。三月十日，工作团派出三个工作组共30多人，到太平区的大黎、孟塘、坡头三个乡工作。赵唯理县长带一个组到大黎乡，组员有苏洲、覃秀荣（女）、丰琼伦（女）、梁春生等人，随去的还有区中队20多人。解放军462团1营副营长兼太平区区长朱福堂，带领部队一个加强班陪同出发。第二组由苏炳枢、李盛林负责，带领胡健华、黄茂声、黄若兰（女）等同志到坡头乡，随去的解放军有一个班。第三组由姜子学（原是解放军连的指导员，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组织上准备安排任区委书记职务）负责，带领苏义怀、李建国、莫松芳、霍培生、覃相柏、梁芝绪七个工作团

同志到孟塘乡，随去的解放军有一个班，另有两个排已先去。

在我县即将解放之时，国民党的一些军、警、特人员，有目的有计划地潜伏下来。这些人员有军衔、有枪、有炮，都是美式装备，他们以地主阶级为依靠，收罗社会渣滓和亡命之徒，组成一支人数相当多，分股活动的武装土匪队伍，窥探我方情况，伺机捣乱，妄图东山再起。一九五〇年三月，土匪发觉我解放大军过境后，留守在地方的部队不多，并且分头与工作队深入农村，忙于筹建乡村政权，开展征粮支前工作。他们便认为时机已到，因而四出活动，为非作歹。

当时的孟塘乡（现宁康乡全部辖区和大黎镇的永和、来历、祥江等村）由于处在藤县北部和平南北部交界要地，接近大瑶山，因而执勤活动在那里的部队，除了驻藤县的462团1营3连的两个排外，还有驻平南县的461团一个连。宁康与大黎交界的朝八界以南，都是461团执勤活动的地区。在县征粮队工作组来到孟塘乡之前，解放军462团1营3连的两个排，加一个机枪炮组和连部，已进驻那里，由连长王金安带领，住在孟塘乡同和村肖廉明屋。在三月十日前驻孟塘乡的462团部队，已与活动在该地区的461团部队联系接头。

往孟塘乡的工作队和解放军，三月十日从太平步行出发，当天到达平南妙客并住下来，第二天走到孟塘。工作队的七个同志向解放军王连长报到后，安排住在解放军驻地隔溪的油麻村覃霭芝（孟塘乡口乡长）家。第一晚，工作队李建国和梁芝绪配合解放军，到平桂村收缴民枪，收缴得美国造的七九步枪2支、轻机枪1挺、子弹几十发（这些武器弹药，是解放前夕国民党部队撤退经过这里，被解放军追击部队截击时丢下来的）。第二天上午开会研究工作，决定分工一个排（实际上是一个加强班，由刘武顺排长带领）和五个王

作队员，由姜子学带领去宁康征粮，其余同志留下做宣传工作。当时工作队员覃相柏身体有病——发高烧，领导留下年纪最小的梁芝绪（17岁）照顾他，并在连部做翻译和审问捉来的土匪嫌疑。

姜子学带领工作队员李建国、苏义怀、莫松芳、霍培生4人，解放军刘武顺排长、吴振兴副班长及孙宝善等战士14人，全队共19人，于三月十二日由国民党孟塘乡乡长覃霭芝做引路，去到宁康永太村征粮。当时孟塘乡的乡村政权未建立，征粮还得找国民党时的乡村长协助。那里的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很不了解，加上土匪的造谣，群众不敢接近解放军和工作队，所以工作队和解放军每到一处地方都要开展宣传工作，然后找旧的乡村长交待任务，征收地主的粮（当时未划成份，找富裕户征粮）。覃霭芝把工作队和解放军带到永太村，找村长开了有钱人的会，分配征粮任务。当晚工作队和解放军在永太村住，覃霭芝找到了料南村的副村长介绍给工作队认识，交待这个副村长第二天给工作队带路去料南村征粮。覃霭芝推辞说有病，当夜逃回家，组织土匪打工作队和解放军。

三月十三日，工作队和解放军去料南村征粮，连带路的人共有21人。土匪见了解放军就尾追，直追入到桐油坪。工作队和解放军在那里煮好饭正准备吃时发现了土匪，立即入长义村，找一个农民带路往大黎，准备撤回大黎。这位农民带工作队和解放军朝着与大黎相反方向的那么冲走，那里正是匪区，入到半冲突然遭土匪袭击。由于山高林密，地形不熟悉，土匪又多且有轻机枪，工作队和解放军的处境很不利，因而在撤退时有部分人被打散。有一个解放军被几个土匪追到料南那逢村边，不幸中弹牺牲。后来这个解放军的尸体由当地群众黄

坤、黄昭杰埋葬，骸骨现安放在宁康革命烈士纪念塔内。另外有一个解放军被土匪打散退到永太村，土匪捉去活埋。工作队苏义怀和李建国，被冲散后欲走回头路返原孟塘乡，在宁康与料南村交界的山上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在返出宁康途中，不幸被土匪俘虏。土匪把他们押到寺洞村村祠堂进行审问，要他们供出解放军和工作队的情况。他们怒视土匪闭口不语，土匪将他们的外衣全部剥掉，用绳索捆绑了一天一夜，并用竹鞭毒打。当时还是农历正月末，天气很冷，苏义怀和李建国冷得全身发抖，又被土匪吊打，因而昏迷过去。尽管如此，他们始终没有供出半点有关解放军和工作队的情况，坚强不屈，视死如归。当时很多群众都去围观。后来，土匪想在孟塘把他们杀害，但是覃霭之乡长为了逃避罪责，不赞成在孟塘杀。结果，当地恶霸地主肖廉明出重奖给土匪，将苏义怀和李建国拉去孟塘村与平南交界的大桥岗剖腹杀害，凶手并把其肝胆取回来献给肖廉明。一九五一年大清剿时，赵唯理县长一再交代孟塘乡剿匪工委负责人韦振林同志，查清孟塘事件的主谋和杀害烈士的凶手。调查结果，杀害烈士的主谋是肖廉明和旧乡长覃霭芝，凶手是肖廉明的忠实狗腿子肖廿一和肖国受，肖国受当时已混入民兵队伍并当上村民兵队长。孟土匪暴乱事件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正是肖廉明和覃霭芝。经上级批准后，孟塘乡剿匪工委便在孟塘村召开全乡群众公判大会，将上述四人就地处决，为死难的烈士报了仇。

姜子学带领余下的工作队和解放军，在被动的自卫中，由料南向平南的马练方向撤退。退到两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他们发现土匪在山头的四方活动，立即作好战斗准备。初时十多个土匪来进攻，他们分头痛击，后来发现土匪越来越多，姜子学带领战士跑往制高点进行还击，叫刘武顺排长带两个

战士保护两名工作队同志，向山冲潜伏。不料那里有伏匪，当刘武顺排长带领吴振兴副班长，机枪手孙宝善，工作队莫松芳、霍培生四个人走到山冲时，潜伏在那里的土匪立即开枪扫射，刘武顺排长中弹牺牲。几名土匪直扑过来，机枪手孙宝善一梭轻机枪弹，扫得他们呜乎哀哉去见阎王了。土匪似颠欲狂地集中火力，向战士和工作队射击。姜子学领队冲向土匪力量薄弱的阵地，占领制高点，向土匪还击，将土匪压下去。经过转战周旋，最后由于敌众我寡，我方余下的同志全部被土匪围困在山头。夜幕已经降临，一片漆黑，看到土匪四处火光晃动，姜子学说，待天未亮时突围返回大黎。由于土匪早已布置有轻机枪卡守要道，同志们战斗了一天一夜，又没有充饥，弄得精疲力歇，加上晚上下了大雨，衣服被淋湿，使体力削减。因此，冲近匪前肉搏突围的计划不能实现。尽管如此，他们还不断击毙来犯的土匪，土匪不敢向他们靠近。这样坚持战斗下去，战士们先后逐个昏迷。吴振兴和孙宝善两人，为了把仅有的一挺轻机枪保存下来，不让敌人缴获，咬紧牙根，鼓起勇气，一步一爬往荒草中去，把轻机枪拆散，分散收藏在荒岭丛草中，吴振兴爬回原地时，看不见战友。原来在他们爬往草丛后，土匪偷偷地摸上来，工作队姜子学、莫松芳，霍培生和解放军战士9人，发现土匪摸上来便向后撤退，由于敌众我寡，因而分别被冲散，先后壮烈牺牲在不同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向土匪投降。

吴振兴副班长在原地找不到战友的情况下，继续爬着去找战友，最后爬不动了，闭上眼睛昏迷过去。当他苏醒的时候，发觉自己住在一位农民家里。这位农民招待他还不错，每天有鱼有肉，有野鸡也有鲜虾。这样招待了几天。三月二十日解放军462团团长初光带领进剿部队经过大垌村时，一位旧

村长洩露消息，说一位散失迷途的晕倒于山野的解放军，收养在一户农家中。经过教育，这位旧村长有所觉悟，他和这位农民一起将吴振兴送回部队。陪同初光团长一起进剿的赵唯理县长，叫随去的梁春生同志取纸写一张补助稻谷500斤的证明给这位农民，叫旧村长到地主家领取，地主凭证明抵交相应数量的公粮稻谷。这是补偿收养者的生活费，表明解放军纪律严明。吴振兴回到部队，受到首长和战友的热烈欢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向首长敬礼后，详细汇报了脱险过程。

机枪手孙宝善与副班长吴振兴同志把机枪拆散后分头暗藏起来，后来土匪发现了他，一直穷追不放。孙宝善用尽了最后力气，举起一根大木，准备和冲来的匪徒作殊死搏斗。匪徒不敢靠近，欲举枪向他发射，一个匪首说：“孤活的！”于是匪徒们放下了枪，奉令围近来了。孙宝善几次欲爬起来，与敌人肉搏，但力不从心，眼前是一团晃晃欲动的天地，迷迷糊糊地晕倒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被土匪俘虏了。三月十七日当他苏醒过来时，被土匪押进一间民房审讯。匪首用普通话审问，企图哄骗他交出机枪后再枪毙，他坚决回答不知道。土匪便将他押到一个简单的刑房，施肉刑，用竹鞭、绳鞭拷打，上吊、铡脚，拳打、脚踢，只要他们做得出的都用尽了。孙宝善同志忍着痛苦，始终不供出机枪的下落。匪首无法，又玩一套伎俩，三月十八日，他被土匪押解到一个黑房里，手带铁链，脚用枷锁。匪首用尽伎俩，都无法迫他供出机枪的下落。三月十九日，土匪把他转移到一间空无什物的牛栏房子关押，他闭着眼睛坐卧在靠墙一边，吟了这样一首诗：“蜘蛛纱网牛粪毡，暗淡月光愁我眠，暂避蚊虫卷缩脚，总有一日匪巢颠。”半夜里，一位老农走来

操着熟练的北方口音，对孙宝善说：“老侄，你被打得遍体鳞伤，何苦这样呢！”起初孙宝善不理他，几分钟后，他打开牛栏门，走近孙宝善身边，摸着伤痕血迹，装出同情的样子说：“我帮你想一个办法，你承认是我侄儿，在我家养好伤后我送你回家。”孙宝善想，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人呢？看样子，这位农民是一个老兵痞，狡猾得很。为了脱身再与土匪拼搏，孙宝善将计就计，默认作侄儿故反问一句：“我是北方人，你怎样带我逃脱匪区呢！”这位农民说：“你装哑巴，我说你从小哑起来的，早几天放牛，因言语不通被解放军捉去带路的。”孙宝善听后说：“行”。这位农民招待孙宝善十分好，吃的是鱼啦、蛋啦、肉啦，营养不算差，又上山找来草药敷伤口，把其身体调养好了。三天后，这位农民便开口探问机枪存放地点，孙宝善说在失散时掉下冲坑。偷鸡不得蚀把米，他即通知土匪捉孙宝善去大本营审讯。土匪的伎俩，一次又一次地被孙宝善击败。三月廿一日，驻平南的部队搜山的消息传到了匪首的耳边，他们马上将孙宝善押土山去，准备枪毙。这时，平南便衣战士混进了匪占区，跟踪盯梢。当两名匪徒将孙宝善缚在树下时，两名平南来的便衣战士迅速打出一梭子弹，击毙了两名匪徒，然后一个箭步擒住了一个押解的匪兵，提起冲锋枪大喊：“缴枪不杀！”押解的匪徒8人全部当了俘虏。孙宝善望着战友，心里高兴得流下了热泪，但张不开口，只是点头致谢。战友马上松缚，问了番号，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便送回462团。

三月廿八日，初光团长在孟塘乡平桂村，召开参加剿匪的全体指战员大会，请孙宝善和吴振兴两同志作报告，详细介绍脱险的经过。团长肯定了两位同志的英雄事迹，总结了孙宝善的遇险经过，以“三保险”命名宣布于众，号召全体

指战员向他学习。

留守在孟塘乡的工作队梁芝绪和覃相柏，仍住在旧乡长覃鸾芝家。姜子学带队去宁康征粮的那天晚上半夜，解放军王连长派战士去通知他们到连部集中，因岗哨发现土匪向我们靠近。于是工作队梁芝绪和覃相柏便跟着解放军转移上山头隐蔽起来，待土匪进攻时作个反包围。当晚土匪不来，只是远远开冷枪。天一亮双方都可以看清楚。土匪当中有穿国民党的军服戴军帽的，也有穿便衣的。双方用轻机枪对打起来，土匪还用炮轰。由于土匪众多，力量对比悬殊很大，于是我方边打边向大黎方向撤退。在山头战斗了一天，解放军没有水喝，只好吃生米，找些能吃的树叶嚼烂吞下润喉。天黑了，枪声也稀疏了，在山上过了一晚。天一亮，又开始战斗，边打边退，天将入黑时退到大黎武林相对的山头。由于饿了两天一夜，王连长叫梁芝绪和炊事班及战士数人下山去解决吃饭问题和了解附近的情况。他们到了武林村，看到的都是关门闭户，门后用大木顶住，没见人，只好和藪地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见到一个老头子，他说：“赵县长在大黎煮好饭等你们。”梁芝绪等人不信。后来有一个老太婆说：“大黎工作队早已走，土匪已进入大黎。”（赵县长带领工作队于三月十一日到大黎，十二日中午召开村长会议布置征粮任务，晚上发现匪情严重，即领队连夜撤出大黎，出了大黎峡口遭土匪伏击）。梁芝绪等人认为，老头子的话是骗人，老太婆的话是真的，于是决定不去大黎，就在武林村借了个大镬头，在村边晒地旁边煮粥。当炊事班长用镬铲翻粥时，武林村里的土匪从旁边泥屋里射来两枪，班长壮烈牺牲。坐在灶旁烧火的梁芝绪立即将情况报告连长。连长叫他与随去的战士，把班长的襟章和五角星帽徽脱下，将尸